

We read the world
全球青年思想策源地

單
讀 15

我们的黄金时代

BEST YØ

YNG WRITERS

波拉尼奥：冒险永不结束，你的双眼寻找我。
Adventure never ends, your eyes look for me.

穆旦：在过去和未来两大黑暗间，
以不断熄灭的现在，举起了泥土，
思想和荣耀。

In between the darkness of the past
and the future, the present, being
constantly extinguished, holds up the
earth, thoughts, and glory.

阿乙：这世上没有鬼，即使有，也
不应当是人怕鬼，而是鬼怕人。

There is no ghost in the world. If any,
ghost should be afraid of human
beings, not the other way around.

李娟：我从不曾需要多么宽阔的通
道，能侧身而过就足够了。

I have never demanded for broad
passageways, as long as I can edge
my way through.



台海出版社

單向空間
ONWAYSPACE

We read the worl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单读 . 15, 我们的黄金时代 / 吴琦主编 . —北京 : 台海出版社 , 2017.7
ISBN 978-7-5168-1466-6

I . ①单… II . ①吴… III . ①社会科学—文集
IV . ①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51802 号

单读 . 15, 我们的黄金时代

主 编 : 吴 琦

责任编辑 : 刘 峰

执行编辑 : 刘 婧 罗丹妮

美术总监 : 刘肖男

设计制作 : 柳俊萱 张 倩

内文制作 : 陈基胜

责任印制 : 蔡 旭

出版发行 : 台海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东城区景山东街 20 号 , 邮政编码 : 100009

电 话 : 010-64041652 (发行 , 邮购)

传 真 : 010-84045799 (总编室)

网 址 : www.taimeng.org.cn/thcbs/default.htm

E-mail : thcbs@126.com

经 销 :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32

字 数 : 230 千字 印 张 : 12.25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68-1466-6

定 价 :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袁凌：眼下忽然奇怪，到底是什么支撑着古代的流放者，走完比我们现在艰难的旅程。他们的寂寞应该大过我们千倍，甚至他们也比我们脆弱。是什么支撑着王昌龄、李白和程颐？只能是一种神奇的、已经在历史中挥发的力量。

I suddenly begin to wonder what support the exiles in ancient times. They have been through far more hardships than us, and are more fragile and lonely. What had been holding up Wang Changling, Li Bai, and Cheng Yi? It must be a kind of magical power that have been testified in history.

奥登：

他在中国变为尘土，以便在他日

我们的女儿得以热爱这人间。

He turned to dust in China that
our daughters be fit to love the earth.

邹波：这温顺是一种失魂落魄——一个在清晨就有点失魂落魄的年轻人。

Such docility is actually a kind of soul loss—a young man already out of his mind at early morning.

邹波：这是彝族的规矩，人一秒不死，就一秒不哭。

This is the Yi nationality's rule : one cannot cry as long as he or she is not dead.

海子：永远是这样 / 风后面是风 / 天空上面是天空 / 道路前面还是道路

It is always like this/ wind follows wind/ sky steps above sky/
roads continue with other roads.

邹波：英雄时代过去了，音乐如果能做安静的反思，就已很了不起了。

There has gone the heroic age. It would be really incredible if music can calm down to rethink quietly.

i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主编

吴琦

副主编

刘宽

特约编辑

阿乙

Filip Noubel (马云华)

Isolda Morillo (莫沫)

陆大鹏

索马里

文珍

封面照片：王顷

文学致幻剂

多年以后回到课堂有一种奇妙的感受。选择最靠边的座位，生怕桌椅弄出声响，书包自己捧着，主事者为客人准备的水果不敢动，手机也不敢掏出来，纸笔伺候——这次，是来听远道而来的王德威老师讲课。

表面上无比谨慎，内心深处其实是放松的。课堂终于对我不再具有绝对的约束力，脸皮厚了，嘴也硬，积攒的社会经验似乎可以和知识上的匮乏形成某种暂时的制衡。我告诫自己，带着问题来，恭敬就行了。

王德威老师这次是来人民大学受奖，在演讲和访问中，继续讲“华语语系文学”。这堂课，他要与内地的年轻作家们见面，梁鸿、张悦然、双雪涛、关军、蒋方舟等等，都坐在台下——他们组成的作家班是这个奖项的终审团。因此有水果和鲜花。老师阎连科也坐在一边。

王德威想听年轻作家们介绍自己的写作状况，那是他的研究尚未覆盖的领域，用他自己的话，“照顾了老的，就

照顾不了小的”。但最后还是他一个人讲。从晚清、“五四”到新世纪，从美国、港台到内地，作家们向他提问，如同在文学的迷宫寻找剩余的坐席。

作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是博弈中的交情，像泡沫表面的张力。大体上总要向心，才好维持共同体。偶尔出现戏剧性的崩解，比如哈罗德·布鲁姆，他的评论常有盖棺定论之势，不管作家本人的死活，因此与不少人结怨。但他未必就是对的，文学史是众人的命运，谁又能预知未来呢？王德威温柔多了，在辩证关系之外，他说，作为评论家、读者，还是要尊重创造本身的神秘性。不知道哪天就会出现一个令人吃惊的声音。

《单读》一直在等待这种声音，这一本《我们的黄金时代》，发表了我们视野中最好的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也是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去拜访王老师。他曾说，八十年代以来的文学状况如今已经进入“基本面”，这个“基本面”指什么？是文学从历史运动中获得了喘息的机会，还是大众终于丧失了昔日那种错位的热情？

《单读》的经验是，仍有大量的年轻人在创作，以各种体裁以及体裁的跨界在进行，然而在时间和注意力的竞赛中，这个世界似乎不太需要他们了。所谓的自由之岛，日益被琐事与潮流淹没。即便在现有的文学版图中，主流越来越靠近主流，边缘越来越自甘边缘，独立、多元与流动

的文学经验,逐渐失去了。在这种情势下,我们再次抛出“黄金时代”的命名是冒险的,近乎一种挑衅,也是自我挑衅。

当文学的外部不再提供直接的刺激或奖励,它的内部会有何变化。个人的意志和欲望得到伸展,然而,“人”在哪里?表面变得平顺、寡言、同一的生活之上,想象的潜流往哪里去?边界和障碍一再被扫清,创作到底在突破什么?在反全球化的全球化时代,这一代中国经验的表达是否还经过文学?问题种种,成为核心。我们好奇,他们在写什么?他们怎样写?

阿乙、颜歌、文珍、双雪涛、李静睿……新一代的小说家们,从东北、江西、湖南来到北京,从成都郫县去往爱尔兰;非虚构方面,李娟在新疆,邹波生活在加拿大,刘子超常年在路上,画家王顷,带着一双新闻之眼,在艺术的道路上苦行;彭伦、陆大鹏专门从事海外文学译介,而评论家范晔、张定浩、包慧怡、云也退的足迹和视野一开始就跨越了国界。

两条脉络变得清晰起来,构成一组必要的辩证。几乎没有例外,他们在广阔的世界旅行,这个世界既具有地理意义,也意味着文学营养的来源,与此同时,不论他们在哪里,都逃脱不了似乎也无意逃脱依然坚硬的中文及其国家的命运。

当然,对于真正的创作者而言,关于时代的叙事都有

可能是一个伪命题。不管在什么年代，一旦打通和日常生活的通道，真正的文学就会浮现出来。真诚，是它唯一的特点。

这一辑还有一点与往期不同，小说占了较多的篇幅，这又应和了王德威的判断，想象的成分正在攀越我们的经验。或者说，当代经验正在召唤全新的理解。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访谈提纲挈领，被放在这一辑《单读》的前面。

《单读》本身也在这个向外环游世界、向内自我找寻的过程中。今年夏天，有两次机会去伦敦的光华书店做沙龙，这是《单读》第一次正式的海外分享会。第一次去的时候，我在书店门口看到有人排队，心中一惊，《单读》在伦敦有这么多读者？走近一看，才知道他们排队等待的是隔壁的拉面。问题是，第二次去，我看到门口排队的人，心里竟然还是生出了同样的幻觉。

每次要在公共场合做这样的讲话，我的心情都是复杂的。每一代人有不同的野心，我并不确定他们都会向往《单读》的世界，总担心那是一小部分人的偏见。那条街的拐角就是 Palace 剧院，很多人在门前合影留念，哈利·波特的剧目常年在這裡出演——正是遭到布鲁姆痛批的那类终将被历史遗弃的流行文学。

去另一个英国城市 Norwich 参加文学节的时候，认识了许多来自其他国家的同行，令人兴奋的是，他们不仅来

自欧洲、美国，也来自南非、土耳其、越南、孟加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尼日利亚、特立黎达和多巴哥等等。我得以认识新的作者，开展新的合作——甚至可能申请到文化项目最缺少的资金支持，但最大的收获不在于此，而是一种确认——确认文学的兴趣并非某种不着边际的妄念，确认不仅对于世界而且对于中国而言（这个语序是重要的），写作仍然深具价值。

这是那种时刻，你真实地感受到自己以完整的面貌活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们活在一起。这就是黄金时代的感觉。

撰文：吴琦

王德威专访

世界总在那里，但生活是最眼前的

单读：您怎么看年轻一辈作家的创作？

王德威：其实我读的不够多，不是谦虚，我必须承认我的局限。我知道这些年轻作者，其实是在一个相对被动的情况之下，是我的学生们推荐给我阅读。因为太多作家了，照顾了老的，就照顾不了小的。

单读：您认识这些作家的过程，也就是这些新作家如何进入读者、评论家的视野的过程，这本身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王德威：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现在都依赖同事之间的推荐，或者说，更依赖的是学生的推荐。我的学生都是文学的爱好者，也算是专业的读者，有时候他们看到这些东西很兴奋，觉得作为老师也应该阅读，就很主动地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包括最近台湾房思琪的事情，你们大概都听说了，这是一个特别大的新闻。我也是四月

的时候，在和三个学生的晚餐中，知道了她。三个学生里有一个是大陆来的，两个是台湾来的，不约而同讲起他们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个概念，叫做“同温层”，提到有一个台湾作者写了《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当时有一点八卦、或者说文学青年式的姿态，他们开始谈起来，作为老师，我当然开始有兴趣。那时候林奕含事件还在酝酿期，没有想到过了一个月左右，台湾媒体突然爆出这个讯息，林奕含自杀了，因为她挣脱不开房思琪这个梦魇式的经验，以她的生命来作为一个最后的回应。以这个举例，是我的学生教育了我，我才了解到，原来在目前的媒体和网络推波助澜下，兴起了一个新的神话。当然，这个故事还在发展中。

单读：在做专门的研究之前，就您现在的阅读范围和经验，对这一代作家的感受是什么？

王德威：这个也很惭愧。其实我这次来人民大学，很希望听到我们的作家告诉我他们的一些写作心得或者挑战。结果变成一个单向的问答，我得到的讯息有限。

我的阅读其实相当有限，包括张悦然、双雪涛、散文作者李娟等等。读了当然觉得精彩，也有我自己的喜好和判断在里面。但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代作家在写作的资源上，因为它来自不同的文学传统，和前一辈作家还是很不一样。现在这些作家已经吸收了很多视为当然的不同的世界文学

的资源，比如徐则臣写《耶路撒冷》，自然而然就把耶路撒冷召唤出来，他的人物谈恋爱，出国，在中国四处旅行等等，我很难想象在前一辈作家的作品中看到类似的自信，也是一种视为当然的写作或生活的模式。

因此，一方面你觉得现在这些作家面向世界的眼光开阔了，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一个隐藏的威胁是，你逐渐觉得这些作品展现了他们和广义的世界文学的同质性。你逐渐觉得，我现在只是在中国的语境里，看到一个世界文学的缩影。在这个情形下，我觉得这一代作家在表现所谓中国特色上，可能不如前一代作家。其实，他们关怀的问题同样是多元、复杂的，但因为他们接收资讯的过程本身的扩大和多样，反而非常吊诡的，使他们作品的辨识度变低了。当然，这是单一和多元之间永远的争执。

单读：这一代作家的国际化程度普遍提高了，包括他们的外语水平，可能是前一辈作家需要花一生去跨越的障碍。这一点对他们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王德威：是的。外语被他们视为当然，成为他们的一部分。去年有一个作家代表团来哈佛大学，有一位年轻的女作家叫颜歌，她现在在爱尔兰，杜克大学毕业，英文漂亮得不得了。她写她的故乡，四川一个小城的故事，写得很好。她有她的世界观，但坦白地讲，他们都是有幸的一代，

在她成长的过程里，她所遭遇的不如过去那辈作家有那么多坎坷或者冒险，所以，想象的成分已经逐渐地凌驾了现实经验的体会。这两者之间，不必然有高下之别，不是说你相信的东西就不如那个血肉淋漓的生命见证，不是一个意思，而是要找到一个平衡点。

同时，在开拓议题上，我似乎觉得当代作家仍然在摸索的阶段。作家们所依赖的议题，在历史方面仍然是比方说“文革”经验、少年成长，等等，但在写作上又未必达到前面那些作家所给予的道德紧张感，以及生活本身的危机所带来的复杂的密度。在这个意义上，作家的才华永远是无从预测的，永远有一群有充分潜力的作家在创作，而就目前我所见的创作成果，也许每个人在议题的发展上都很努力，但我还需要读更多的作品，来真正见证时代的转变。

单读：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辩证关系？随着中国崛起，中国人开始被世界看见，拥有跟世界沟通的语言，但是，当“我”变得和世界越来越相同，至少在文学的场域里，中国故事的特殊性反而没有那么容易被看见。并不是说，中国崛起了，中国故事的讲述者就必然成为主角。

王德威：我想我同意你的话。作家的眼界开拓了，一方面他的资源很多，在写作风格的经营上，可以测试、实验很多东西，不再带有原来那一代作家的生涩或者兴奋的

感觉，显得很老练，但另外一方面，你又觉得也许创作的过程里少了一点紧张的感觉。作品本身不必非要文字经营多么完美，故事说得多么精彩，才能感动读者，有的时候不太完美的作品反而因为它的某种缺陷，让你有一个警觉，或者有阅读上的准备，感到他要讲的东西里面的张力或是压力。

所以，我再一次强调，作品的好坏其实很难只用纯粹审美的标准来判断，不是说你写得漂亮就是好作品。作家怎么巧妙地运用小说创作的媒体，仍然是作家如何面向生活本身的问题。我讲一句老话，世界总在那里，但生活是最眼前的，怎么在每天这样一个穿衣吃饭的人生里面去找寻那些刺痛你的，让你兴奋、刺激的东西，这是所有作家辛勤寻找的命题。但是，我们眼前的生活状态，未必容易给予刺激或刺痛你的材料。

单读：您是说，这一代作家可能生活上是很幸运的，他们可以掌握各种语言，在全世界旅行，但在文学上，他们未必比前辈更幸运，因为他们遭遇的历史的张力、冲突、矛盾远远没有那么剧烈？

王德威：这是一个 yes or no 的问题。一方面，我几乎要同意了，是啊，好像这样一个时代未必能够成就一个作家的宏大视野或者是深刻的生命观察。我们中国人老话叫